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27
8 Octo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二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0月8日星期二，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 一般性辩论 [9] (续)

玻利维亚共和国副总统胡利奥·加雷特—艾隆先生的讲话

下面各位发了言：

哈丁先生 (牙买加)

巴罗先生 (伯利兹)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点30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今天下午，大会将听取玻利维亚共和国副总统胡利奥·加雷特·艾隆博士阁下的发言。

玻利维亚副总统胡利奥·加雷特·艾隆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我非常高兴地欢迎玻利维亚副总统胡利奥·加雷特·艾隆博士阁下。现在我请他在大会发言。

加雷特·艾隆先生（玻利维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表示玻利维亚政府对于你当选为大会主席感到非常满意。这是对你和西班牙表示出的敬意，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国家心心相连。

我还要表示：玻利维亚对于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在我们的问题上实现国际谅解所做的积极努力抱有深切的感激之情。而且，他在行使自己的职务和履行自己的崇高责任时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

我国早些时候对于墨西哥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表示了极大的痛心，我要向我们兄弟的墨西哥人民再次重申我们的同情、声援和兄弟支持。

我到这个讲台上来，是就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向联合国表示敬意。玻利维亚从一开始就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并为促进联合国表达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做出了贡献，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产生于战争的痛苦和毁灭。现在我们在此和别国一起呼吁，不管我们的声音多么微不足道，支持旧金山的精神，因为该精神对世界小国来说是各国合法平等原则的具体标志，过去我们一直支持这一原则，并不是希望它成为强国的工具，而是希望它代表世界弱小和无力国家的声音。

这次我还要提起1945年一批极有远见和年轻的玻利维亚外交官所做的工作和贡献，他们保证忠实于玻利维亚民族革命的理想，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我

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尤其要向卡洛斯·萨拉曼卡大使个人表示敬意，他今天再次作为玻利维亚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本届大会。他已经年迈，但他对联合国和玻利维亚的杰出贡献是巨大的，他参加了大会四十届会议中的十五届会议。

美国法律为在《宪章》中包括集体安全和自卫的新概念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这一概念被写进了《宪章》第8章，它主要涉及解决地区争端问题。玻利维亚法律同样对起草《宪章》起了作用，因为玻利维亚扩大了国际关系的基础，在一些条约中包括了“国际正义”的概念，这一概念出现在《宪章》的序言第三段中以及第14条中，这一联合国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玻利维亚海事问题方面立场的根据。

玻利维亚首先支持承认各国人民有自由掌握自己自然资源的权利，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国还是联合国通过的关于拒绝种族歧视的第1号决议的发起国，我们今天再次重申，拒绝种族歧视，我们再次强烈谴责种族隔离，并用毫不动摇地支持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督下获得解放。

玻利维亚是联合国缔造国之一，在本届纪念联合国40周年的会议上，我们谨重申：我们遵守根据《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并用遵守《宪章》中载明的各项原则和宗旨。

保卫国家主权、各国人民的自决权以及互不干涉原则是我们民族尊严的保证，这是可作为我们独立之基础的唯一可信的保证，它可确保我们不会受制于大国势力。

我们玻利维亚人不会允许外国利益来指挥我国的行为。我们玻利维亚人，也只有我们自己才有权克服我们自己的错误，改变我们的方向或决定我们的未来。

玻利维亚是第一个被邀请参加不结盟运动的拉丁美洲国家。我们认为，不结盟不光是消极的中立，而是意味着对《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宗旨和原则一贯和坚定的追求，以及坚决的信念“必须对世界大国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

我国政府的国际政策就是以上述原则为基础的。我们也同样关心：别国应尊重我们的政治独立、尊重我们的领土完整、尊重我们不受胁迫自由生活的权利。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存在着不同等级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军备竞赛，必须

消灭军备竞赛，以避免世界冲突，以使这个星球不会变为一片废墟。

不结盟运动对于国际关系中的正义和平等问题保持警惕。它经常对每个动向积极作出适当反应，呼吁纠正历史错误，并尤其重视影响到各国关键作用的问题。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不结盟运动的各成员国不断表示支持玻利维亚为收复通向太平洋出口的主权和使用权的努力。

玻利维亚由于自己在南美洲中心的地理位置，受南美洲三个水陆盆地的影响。它周围有着交接的五个共和国。这一地理位置是玻利维亚必须获得通向太平洋的出口。玻利维亚的独立是在1825年，那时我国就有海岸线，我国曾对此海岸线行使了50多年的充分主权。以后，这一出口被一场征服战争所掠夺。玻利维亚从未放弃自己的海洋通道权，从未放弃重返国际社会的权利。

玻利维亚依赖国际社会的声援。美洲国际组织各成员国在过去6年中重申：

“为使玻利维亚获得享有主权和可用的太平洋通道是符合西半球利益的问题。”

我要借此机会在这里向世界各地的130个国家表示我们的谢意，他们对玻利维亚的海事要求提供了支持、声援和兄弟般的谅解。

但是，玻利维亚现在愿意瞻望未来，忘记那不幸的时机，从而掀开和平与谅解的新的一页。在这种目标的指导下，玻利维亚重申它长期以来所持的在非洲国家组织的主张和决议的范围内、并且尽量减少有关各方所提出的新的条件的情况下与智利进行开诚布公的谈判的态度以确保人们有信心寻求一个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将不会危害玻利维亚的领土遗产并考虑到有关国家的相互利益。

玻利维亚忠实于《宪章》的原则，并且在未做过任何危害双边决议的情况下，玻利维亚宣布支持一切解决争端的多边办法；因为我们认为双边和多边的解决办法不是互相冲突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今天显著的标志是恐怖和相互毁灭之间的均势。在这之前，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在1963年联大发言时说道：

“我们必须朝着全面禁止核武器和普遍及全面裁军方向努力，直到我们最终到达宣布战争为非法的时刻。……由于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互不信任的气氛，有人 would 认为依赖武力比依靠法律更好一些。” (A/PV. 12
52, P, 11)

在估价联合国四十年的工作时，我们认为警告仍然有效。所有成员国都有必要为裁军作出决定性的贡献以便实现和平和确保人类的生存。应该将作于军备竞赛的资金用来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这些人由于落后、无知和饥饿仍然受到痛苦。

在每24小时中，世界在军备竞赛上就浪费将近214亿美元。很难计算这个数量的钱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和任何一个穷国的痛苦、不安全和贫穷。更难设想这个数目的金钱可能会在使地球上造成多大程度的痛苦、毁灭和死亡。当人们考虑到这种可怕的和令人恐惧的现实时，最令人可怕的事情是那些对人民的饥饿和人类的生存不在乎的人缺乏道德一事。

在中美洲，由于外国干涉所造成的不稳定的情况下，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我

国政府认为这种长期的危机的原因是不公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这一地区越来越军事化使危机更加恶化。玻利维亚赞赏孔塔多拉集团国家通过《和平与合作文件》来寻求和平谈判解决办法所做的工作；玻利维亚承诺做出努力以确保这个文件能够在自觉和运用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框架范围内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全。

我国政府重申支持阿根廷共和国为恢复对马尔维纳斯的主权所进行的事业；并对在这些群岛上违反现存条约部署核武器表示关注。玻利维亚在许多场合都谈到：玻利维亚赞成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下、和平解决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的争端。

我国政府关切地注意到苏联提出的禁止军备竞赛和通过继续努力消除战争和地区冲突的建议。同样的，我国认为美国提出的广泛的建议有助于改善两个主要大国即将召开的谈判的气氛以便达成协议并加强战略稳定和通过达成平等的和永久的协议确保威慑。

我国政府拒绝任何外国军队的任何干预或军事占领，不管它在那里发生。因此，我国谴责对阿富汗、柬埔寨、塞浦路斯和黎巴嫩领土的军事占领并重申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

同样的，我国政府对中东冲突地区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和对峙表示关注。我国政府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利；同样的，我国政府承认以色列拥有稳定的和公认的边界的权利，并敦促伊朗和伊拉克停止敌对并在联合国的指导下开始和平化的进程。

在忆及联合国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普遍性时，我国支持这种看法、即可以建议两个朝鲜都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并对两个朝鲜之间恢复对话表示高兴。

关于有必要防止非法生产、买卖和使用非法毒品——这对公共卫生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健康造成了威胁，玻利维亚政府与国际社会一道对此极为关注。我国政府在刚执政时，就以同样的决心、责任感和勇气表明它将处理我国的经济和政治现实

问题、我国政府一开始使用所有的资源对毒品贸易展开了正面战争，因为我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防止人类有失尊严和价值观念退化；与此同时有必要防止制度腐化，这将威胁每一个国家的安全。

由于其性质，毒品贸易成为国际最新活动，因此要求采取有效的和紧迫的国际措施，并要求调动所有必要资金以承受反对这种反对人类的罪恶的战斗。将反对这种罪恶行为的主要责任置于生产国之上，是不合理的；因为人所共知，在事实上进行这种生产是消费麻醉品的国家的需求的一个功能。玻利维亚根据其自己的利益愿意通过一种新的概念和实际的解决办法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解决办法将很清楚的说明：反对毒品贸易的斗争的责任是国际社会的责任，并且消费国也应对此作出主要贡献。

要求一个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正在寻求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办法的国家同时又将他微薄的资源用于同毒品贸易做孤立斗争是不合理的。人民必须认识到，经济与技术的限制确实可能会影响同毒品斗争的效率。玻利维亚并不畏惧困难，作为他的国际承诺的全面方案的一个部分，他正在积极地铲除一般传统和过剩的古柯叶生产。

玻利维亚是在这场灾难中受伤害的一个国家，它支持委内瑞拉总统海梅·卢辛奇先生积极倡议的，在联合国体制内同毒品贸易的斗争国际化的建议，这将是联合国今后十年中一个重大的成就，将符合《宪章》的原则与宗旨。毕竟，《宪章》是为了促进国际合作，解决社会与人道主义的问题，而毒品贸易正是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这一方面，玻利维亚坚决支持1987年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审议国际上非法贩运毒品的法律，机制和教育细节。

在这一方面，国际社会为同毒品作斗争，有必要找到一个新的，富有创建性的和现实的方法。在这方面，研究建立主要由所谓消费国支持的国际经济基金是有用的，而这项研究应当本身考虑购买生产国的古柯叶，以便使这些古柯叶的生产不致于落入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手中。与此同时还可建立一个世界体制，监督更多的生产，而这将不致于损害农村地区的经济。

这将是铲除生产国内毒品根源最直接，最及时的方法，还可附之以积极的政策，取代古柯生产。

国际社会得到告诫，维护和平和继续民主取决于我们这个地球上贫困地区的发展与生活幸福。然而，当我们审议世界经济局势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八十年代可能以一个失败的十年而告终，一个在发展方面失败的十年，除非采取重大的经济措施减轻正在压垮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格局的严重外债负担。

人们已经强调了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债务所形成的义务而面临的严重局势。最近，国际复兴与发展银行所公布的数字表明债务已经从1970年的208亿美元上升到1982年的2566.9亿美元。

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图表，美洲银行最近的报告透露，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已经是1919年同盟国要求德国交付的战争补偿费用的两倍，而德国则于20年代被迫拒付这些战争赔款。而最近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秘书长提醒我们，拉丁美洲的外债总值已经超过他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人们知道，仅仅是偿付利息每年就超过了一亿美元。

在这种局势面前，拉丁美洲沮丧地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现代机构的无情，他们丝毫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社会的一面，或者仅仅依照商业标准行事，而没有兴趣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

这一局势种种方面的综合明确地表明假如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迫切需要重新评价各项的政策。

有必要延长偿付期，降低利率或实行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利率。这牵涉到金融代价，需要国际金融社会在同意的期限内制定协议予以遵守。在几年内延长债务偿付期，建立国际资金以津贴利率，在偿付债务和国际价格表现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不排除在一些情况下撤消某些债务是看来必要的直接手段，也是长期解决债务问题所需要的条件。

然而，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解决债务危机，这些手段都决不能影响发展进程。如与此同时，不考虑采取共同的行动，通过增加对债务国的资金资源流动促进发展，那么在这一方面，对于拉丁美洲的债务，美国宣布改变态度可能将标志着这个地区所遭受的金融危机的一个转折点。

假设接受这一论点，采取促进发展的政策将使该地区有可能找到比国际货币基金现在所呼吁的紧缩政策更为有效组织的方法担负起由于拉丁美洲巨额外债而引起的义务。美国的倡议要求国际货币基金放宽它的限制政策，利用世界银行和商业银行作为资金提供者，使拉丁美洲债务国能够恢复他们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我们非常关注美国为防护其经济而采取的措施将严重地影响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北方保护主义趋势的反映，这些方法遏制他们的经济，限制他们的出口能力，并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支付能力。

因此，现在应当彻底清查，以严肃与全面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了。拉丁美洲是西方世界唯一发展不足的地区。鼓励和资助该地区的发展是唯一避免使该地区失去经济与社会控制的方法。拉丁美洲的政治体系一贯是反议会，实行独裁的，而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实行民主，以具体的和迅速的例子，只有民主才能使人民避免受贫困与无知的痛苦。

非洲、亚洲和美洲的新兴国家的觉醒是本纪世最伟大和最具有决定性的事件，然而，非殖民化的成功是国际社会齐心协力的结果，这是战后殖民主义国家的现实所引起的。那么国际上类似的一致意见是否也能够产生对世界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革的决心呢？债权国是否能同意，外债能否成为改变世界经济秩序的最具有活力的因素，使各国人民认识到国际的不公正现象普遍存在在这个制度里呢？与教条、神话和天堂相比较，外债是促使各国人民产生变革意愿的最大的促进剂。

人们已在这个国际讲坛上表达了这一意愿，它将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在国际生活中这个关键时刻的选择是十分清楚的，要么世界各大国改变这场游戏的规则，要么通过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普遍存在的共同的国际意愿来改变经济秩序以消除殖民主义，要么世界将会陷入一场金融上的大灾难，这场灾难必将产生政治的影响。

这场灾难已经正在酝酿之中，我是以一个正面临的这场国际危机的国家发言的。

玻利维亚是世界上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如果有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领导下的政府尚未采取新的经济政策，据估计，今年恶性通货膨胀有可能高达百分之四万四千之多。光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国陷入深渊。

对玻利维亚来说，世界经济衰退所引起的基本出口产品的价格下降意味着其国内生产约下降20%。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增长以及通货膨胀所引起的消极影响，可以认为仅在1983年到85年这两年里，玻利维亚的人均国民收入下降了30%以上。

这种经济衰退影响了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部门，如果与1977年相比，不景气的采矿业大约下降了25%，牵涉到三分之二人口的农业部门也在同期下降了25%左右，城市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现象占整个城市职业人口中的40%，在1982年到84年期间，整个出口收入下降了5%时，这反映在国内发展率严重下降之中。

在1984年年底，玻利维亚的公共和私人外债高达46.93亿美元，当年的

出口收入大约为 7.8 亿美元而进口约为 5.2 亿美元。同时，1984 年的外债高达 8.04 亿美元，这是玻利维亚所无法偿还的债务。

每个国家能够在不出现政治动乱的情况下消除这种灾难呢？然而，玻利维亚以挽救了民主，而且玻利维亚人民已再次证明他们是能够渡过难关的。

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说，“为了消除幻想，而不是消除能够对付不幸所带来的挑战的希望，我们认为，在一个许多人死于饥饿的国家里民主是毫无意义的。”

在一个因世界衰退引起其出口矿产品价格下降的国家里，要改善经济状况是玻利维亚政府和人民义不容辞的使命，否则，就会出现巨大的灾难。我国政府完全意识到这一责任，它已经执行了一个包括了紧缩和调整措施的经济政策，但是它也要求要改善现存的生产制度并发掘现有的资源。

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表示玻利维亚是不愿屈服的，在面对为了摧毁我国制度而不惜摧毁我国的力量面前，玻利维亚决不后退，它认为，

“目前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解决玻利维亚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只有通过共同的道德力量和通力协作才能够增加出口收入，我们必须适当地管理匮乏的经济和财政资源，保证暂时停止社会斗争，除非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一灾难的巨大性，并已有改变这一局势的有效办法，玻利维亚共和国是不可能出现复兴的。”

但玻利维亚正作出更大的牺牲来自救的时候，如果国际社会拒绝支持我国的努力，那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我国正作出巨大的牺牲，来消除危机并巩固民主的政治制度。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军无援的，在座的代表及其政府将能使联合国大会成为进行国际合作和加强国际团结的最为积极的工具。

我代表玻利维亚表示，我们深信世界将能够将争端搁置起来，并最终明白和平与各国人民的福利是不可分开的，贫穷就意味着剥夺生命，贫穷是最富有依赖性的。正如我们已在这里宣布的那样，让我们大胆地表示我们尚未对改变我们的生活和世

界的能力失去信心，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后，我们尚未失去旧金山的精神，在 1945 年，胜利的火种已经照亮了通往人类黎明的道路，这种精神曾带来希望。

主席：我代表联合国大会，感谢玻利维亚共和国副总统所作的重要发言。

玻利维亚共和国副总统胡利奥·加雷特·艾隆先生在礼宾官员陪同下走下讲坛。

哈丁先生（牙买加）：我借此机会代表牙买加代表团热烈祝贺您，主席先生，当选为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在联合国庆祝四十周年这样重要的时刻有您这样一位出色地为联合国服务多年的老练的外交家来主持大会的工作是非常适宜的。

我还想借此机会向您的前任赞比亚的保罗·卢萨卡大使表示我们的谢意；他出色地担任了第三十九届大会的主席。

去年发生了各种事件，有的使我们失望，有的给我们带来希望。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些年代令人永远不能忘怀，因为在这些年代中发生了一件或一系列压倒一切的重要事件。去年，在世界各地发生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灾难，恐怕去年将作为一个灾难数量多范围广的年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们十分难过地想起非洲的干旱和饥荒，博帕尔的灾难，数起飞机和火车事件，以及上个月墨西哥城发生的悲惨的地震，所有这些灾难都意味着痛苦、死亡和破坏。所有这些都表明人类的条件是多么脆弱，表明我们都很容易由于自然灾害或技术上的事故而遭受致命的打击。我们不当忽略的是正是这种灾难经常强调人类的共同纽带，这种纽带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真正认清那些把我们分割开来的障碍。这反映在整个国际社会对每个遭受灾难的国家的人民所表示的慷慨的口头和物质上的同情、声援和支持。牙买加再次受灾国的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

联合国一直通过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参与救灾工作，但是最近的经验表明在救灾工作中全面的协调是重要的，而且能够随时、高效地提供紧急服务也是同样重要的。我们认为，在这个领域中国际合作是可以扩大的，我们敦促对于加强联合国在这个领域中的能力给予考虑。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国际形势仍然充满着紧张局势和不稳定，尽管去年的某些事态发展使人们略感乐观。我们感到鼓舞的是美苏两国恢复了对话，双边军费管制谈判重新开始，这两国的领导人达成协议下个月将在日内瓦进行会晤。我们认为这是促进谅解、建立更稳定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机会。这次会晤关系重大，影响到国际事务的整个气氛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希望双方都有建设性的态度、建设性的精神，以使会晤结果能为进入东西关系一个新的时代铺平道路。这也能够促进至今成就甚微的军备管制和裁军工作取得进展。核武器的不断扩散加重了对我们生存的威胁。牙买加重申核裁军进程必须开始，而且必须以全面禁试条约开始。我们认为，这不仅为核武器方面的进程铺平道路，而且也将为实现其他武器的军备管制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样一个由于匮乏造成触目惊心的痛苦和死亡的世界里，却有如此之多的资源被用来制造和获得武器。根据最近的估计，全世界的军费开支每年高达一万亿美元，这是对当今世界本末倒置的优先次序一个有力的控诉。过去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军事力量是有限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是和平和经济发展，这是安全的基础。我们集体的经历和资源不应当用在这方面。

时间在飞驰，而我们在迎接挑战和解决问题方面却进展甚微。我们年复一年地在这里聚会，年复一年表达我们共同的希望，建立一个超越狭隘的民族利益的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世界。但是人们却没有作出政治妥协和调整把这些希望变成现实。要保持并扩大国际合作，就必须使国际合作起到作用。

现在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这些倾向表明在处理当今世界的问题时，某些势力企图限制国际行动的范围，避免使用多边的方法。因此，在解决国际社会面对的许多问题上，我们必须取得成就，取得进展，只有这样才能够加强人们对我们这个多边组织的信任。

现在，有一个领域出现了协商一致的意见，同意采取国际行动，这就是在南非

局势的问题上，过去一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以使这个问题到了关键的时刻。 据估计，由于这个国家持续不断的动乱，已有700多人丧失了生命，压迫者应当明白，即使是在该政权杀气腾腾的政策面前人民也决不会放弃他们的斗争。 事实已经证明杀害、大规模逮捕、禁令和拘留丝毫没有能够阻挡住人们的抵抗潮流。 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基于所有南非人权利平等原则之上的秩序。 对种族隔离是不能改革的；它只能被彻底摧毁。 表面的调整和装模作样的改革是不能接受的。

多年来，该政权一直顽固并傲慢地拒绝进行根本性改革的要求。 现在该政权由于受到内部反抗和外部制裁两方面的压力，开始感到承受不住。 牙买加一直认为国际社会进行经济制裁实现南非变革的一个必要条件。 使我们感到鼓舞的是有些一直对采取经济制裁的方法犹豫不决的政府现在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他们所宣布的那些措施尽管范围有限，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开始。 但是仅仅这些还不足以使南非政权认识到国际社会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减少对南非的投资和资金流动，在经济关系上扩大限制范围。

牙买加认为非常重要是在采取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方面不应该犹豫不决。 国际社会应该作出行动，而且应该果断地行动。 同时，我们要重申我们支持并声援那些在内部勇敢斗争的人。

因为在南非内部不仅仅是压迫和非正义的问题。 和平受到了威胁。 南非继续明目张胆地侵略非洲邻国并且为其它国家的颠覆和内战推波助澜。 在过去一年里，南非又公然和无耻地发动侵略，对安哥拉和博茨瓦纳发动了一系列进攻。 南非根本不尊重该地区其它非洲国家的法制和主权。

在纳米比亚，故技经常重演。 南非蔑视国际法和该地区居民的权利，其程度是令人吃惊的。 该政权毫无信义，大耍两面手法从而破坏了一切争取和平解决的

努力。西方接触小组于1978年精心制订的计划已由于南非的欺骗和背叛而四分五裂。显然，南非现在正在该领土执行自己的计划，其办法就是成立一个傀儡政府。

关于这个问题，显然有必要对南非采取行动。我们对纳米比亚人民要负责，因为对纳米比亚人民来讲，联合国具有直接的责任，联合国是该领土的合法行政当局。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迫切地考虑采取何种步骤。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举行会议，审议采取集体措施来履行其职责，并确保执行安理会的决议。

在我们地区，我们非常关切中美洲的问题。在过去一年里，战斗持续进行，但是，孔塔多拉集团的耐心和不懈的外交努力使我们受到鼓舞，孔塔多拉集团在寻求和平解决该地区各国间的冲突方面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支持。作出地区的承诺以寻找解决办法，这一努力得到了支持和加强，那就是成立一个四人支持小组来协助促进孔塔多拉集团的目标。牙买加完全支持这些努力。我们特别欢迎今年9月12日至13日在巴拿马城举行的孔塔多拉和中美洲外交部长会议的结果，在会上就关于中美洲和平与合作的行动草案谈判时间表达成了协议，这将能够使这一程序在10月底前完成。我们期待到那时，所有各方将能够签署文件并准备充分地执行其各项条款。

我们必须继续密切地注意中东的局势。这里的基本问题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认为全面解决的因素早已找出来了，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它们包括以色列从1967年战争以来的阿拉伯被占领土撤走；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承认该地区各国有权在公认的边界内和平和安全地生活。

约旦国王侯赛因提出的新倡议创造了新的机会，这些机会应该是和平谈判的基础。我们不能容忍进一步阻碍寻求和平的行动，这些行动给该地区带来紧张、不稳定和不安全。我们不能接受新的理论，只要这些理论认为第三方的主权为了应

付其它地方的错误概念而可得到公然的侵犯。因此，我们对以色列侵犯突尼斯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表示遗憾。

在其它地区的冲突中，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一年里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根本没有和平的前景可言。但是重要的是这一局势尚未到达绝望的程度。我们继续敦请秘书长使用他的斡旋来进行调停。

在塞浦路斯，有必要尽可能鼓励秘书长努力恢复两族人的对话并避免用既成事实来强加一个解决办法。

令人遗憾的是在柬埔寨和阿富汗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呼吁外国部队从这两个国家分别撤军。对于重复发生的暴行和侵犯人权的现象我们表示强烈的遗憾。

我们欣慰地注意到，在朝鲜半岛，两个朝鲜之间的双边接触已经开始，我们希望这些初步的接触将变成富有成果的对话，以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并为未来的和平关系奠定基础。

现在，我谈谈国际经济合作问题。国际社会需要仔细地审议发展中国家过去几年里的发展事件。然而，只要简单地看一下第三世界的问题就会发现明显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不可能有短期的万能药。发展中国家需要时间。我们需要资源。我们需要时间来作出并巩固重要的结构改革，这些改革有一部分是由于过去几年里的严峻经济困难所造成的，其它一些则是由于理智的政策行动的结果。我们需要资源来缓和与这些变化相联系的困难，并创造我们经济长期发展所需要的生产投入。

当我说国际社会需要检查过去几年里的发展事件，我是有理由的。过去的记录表明发展中国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处理它们的问题。我们的经济仍然处在危机之中，这表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难以解决的程度，这不是在过去几年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和政府所作出牺牲和努力的反应。

我们国家的这些问题和境况由于持续不利的国际经济条件而严重恶化。工业国家的经济复苏对于世界经济的整个福利，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前景是很关键的，这种复苏是不平衡的，令人忧虑的是这种复苏现在已经失去势头。这是特别令人不安的；因为在1984年尽管在出产方面略有增长，但在贸易方面有较大的增长，但是发展国家的人均生产仍然低于本十年初的水平。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一直在为维持这个动乱之秋的开始时的经济水平而斗争，1984年这两个地区的人均产量比1980年低9%，与1977年该地区的水平相似。毫无疑问80年代的前五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是自30年代大衰退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许多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发生了不利的重大变化，国际利率急剧上升，国际贷款严重减少，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七十年代末期能源价格上涨之后，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还没有适应这一局面。

其结果是，在我们这些国家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的经济困难。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件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是人民而不是国家在受难。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自从1980年以来下降，由于国际衰退和其他外部原因引起内部经济不平衡和增长混乱，人们得到的社会服务减少了。一项世界银行关于外部因素对某些发展中国家收支平衡影响的调查表明，牙买加在1979年至1982年期间是收支平衡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然而尽管我们面临这许多问题，我们看到第三世界人民一直保持着适应、调整 and 前进的精神和意志。例如，发展中国家全部出口货物中制成品的比重在过去十年内从15%上升到50%。然而，虽然这比起占世界工业生产25%的目标还相差很远，但它表明了目前实施的经济战略。尽管它们正在努力对付外部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使它们生产能力多样化，并使它们的经济更加有效。世界银行已经贷款45亿美元进行结构调整计划，这一事实就特别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另一个方面，发展中国家对它们面临的问题表现出决心，减少越来越多的往来帐目赤字。发展中国家已经把这项赤字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二，从1981年的1050亿美元减到1984年的350亿美元。即便是这个大胆的数字也不能完全说明已经采取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坚决性。各国政府的成熟性和顽强性受到了考验，第三世界人民表现出了英勇的坚韧不拔精神。正如一个工业化国家的重要人物曾经说的那样：

“人们不能期望发展中世界的公民无止境的勒紧裤带，债务国也不能永远做资本的净出口者。”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的断定，两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保护主义和债务。国际社会必须保证一个贸易环境，不受针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影响。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发展中国家通过进入如制成品和非传统产品这样的区域来扩大它们的经济基础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保护主义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但是对于它们来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在于针对第三世界讲究成本效率的生产者来保护下降的工业或部门。在开始实施发展中世界新兴工业和部门处于严重不利地位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时与改变的相对优势相联系的成本和收益没有被取消的时候，才能最好地保证效率和证券的利益。

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令人关切的问题。世界银行估计，只要增加了的保护主义足以造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贸易条件恶化10%，这就要求我们这个地区付出相当于这个地区整个债务的实际利息成本。因此这个局势要求我们具有明智和坚定的领导。一般常理告诉我们，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出口，它们就不能够偿还债务，也不能继续成为工业化国家出口的主要市场。

七十年代开始的从股票转向筹资还债的电话现在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偿付债务开支。去年这些开支达到1000亿美元。这项外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

1984年从资本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整个净资源转让。在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984年的出口收入35%要用来偿还债务利息。在一个国家，这个数字竟高达57%。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资金稀少是债务问题的起因：我们靠借款来补充自己的资金，在将来获得更大收益。但是这十年的头五年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经济事态发展压的我们喘不过气来。在目前这个段中，我们必须作出困难的决定。这些决定应该包括对义务忠诚的传统，同时又要充分考虑到许多债务国家有面临的困难的经济社会现实。我们极需在一个构架中审慎的和系统的处理债务问题，这个构架认识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完成义务的问题了，当然牙买加是要完成义务的，而且已经变成了发展问题本身的一部分。牙买加继续支持召开一个关于发展金融和财政问题的国际会议，以我们认为必要的方式统一解决这些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

恰恰是由于这些问题的这些方面，任何国家都不能推卸团结地和富有创造性地解决发展问题的民族责任。同样，要在这个论坛上讲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恰恰因为这些问题具有这些国际性质，因此不能从多边合作上后退。

联合国今年的活动有两项重要事件：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审议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的世界会议，和庆祝国际青年年。

牙买加非常高兴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所取得的许多成就都应归功于肯尼亚政府的努力。通过《向前看战略》是一个显著的成就，我们特别重视执行直至2000年的各种纲领计划，来提高妇女地位和充分实现一体化。

作为庆祝国际青年年的组成部分，牙买加充当一个青年会议的东道主，这个会议发表了一项重要的宣言。

回顾联合国四十年来的成就，其中一项牙买加参与感到特别自豪的突出成就就是1982年12月10日在蒙特哥湾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荣幸地向各位报告，到去年12月签署终止日期为此，这项公约一共有159个签署国，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项公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在过去的一年里，负责执行公约的筹备委员会举行了两次会议，筹备委员会在执行自己的任务中取得了进展，我们对此感到满意。我们必须关切地注意到，某些国家根据国家利益法现在正在发放给予开发某些国际海床地区权力的许可证。这是对委托给筹备委员会的任务的直接挑战，无视了国际社会的意愿，因此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筹备委员会在日内瓦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宣言，宣言重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开发海洋地区集体资源的唯一制度，并且反对任何把公约当作对人类共同遗产国际海床地区拥有合法权利的基础，因而同公约不相符的要求、协议和行动。我们再次要求还没有批准公约的会员国批准公约，以此明确地表明它们对公约的支持。

对联合国来说，摆在前面的挑战是巨大的，不行动或失败将付出惊人的高昂代价。在裁军、和平与安全、国际经济合作、人权方面、环境保护、以及其他方面，我们对我们自己以及今后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负有一项坚定的义务。有些人强调联合国的缺点，有些人无视联合国的成就，应该使这些人承认没有回头路可走。人类的最大希望就是通过多边合作的机构持之以恒地寻求解决办法，因为人类的共同纽带是超越国家之间的分歧的。

巴罗先生（伯利兹）：据此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之际，我们欢呼人类得以幸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面临今后一次更全面的破坏的威胁，我们经历了一个经常是不愉快的时期，但是我们安然无恙地幸存下来了。

这主要归功于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联合国体系中的审议机构取得了成就，这些机构从制度上起了和强调了普遍的信念，认为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仍然有必要按照文明行为的准则共处。

可以肯定，联合国的成就是有限的，因为联合国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并不是完善的工具，但是我们得以生存这是值得庆幸的。因此，伯利兹从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一样赞赏联合国为防止人类的最终毁灭而作出的努力，我们技术中的某些可怕的因素使得这种毁灭有可能发生，这是令人恐惧的。

主席先生，我们祝贺您被一次推选为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主席，我们完全相信，在您担任这一要职的今后的几个月里，您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调解人的才干将得以发挥来帮助我们。

我们也要高度赞扬您的前任、伯利兹的伟大的朋友保罗·卢萨卡，他成功地主持了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并且在他任职期间干练地指导了这一机构的审议工作。我们向他表示良好地祝愿，相信他会继续为他的国家赞比亚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作出卓越的贡献。

自从上届大会以来，伯利兹人民已经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利，选择自己未来的新的前景。我们选择的是发展而不是停滞、是扩大而不是收缩，是希望而不是失望。我们选择曼努埃尔·埃斯基维尔总理领导下的联合民主党作为新选举的政府来领导伯利兹。这是在没有压制、没有流血事件、没有互相谴责的情况下作出的自由选择，伯利兹人民选择一个致力于自由、个人独立和民主发展事业的政府。

现在，新政府的任务是表明以必要的行动把信念和原则转变为现实的果敢精神，坚信改变自己生活和国家命运的权利和意愿在于伯利兹人民自己。

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使我们的国家增加就业机会，走向繁荣。因此，现在国内正在实行的政策是为了提高伯利兹各行各业人的地位。

我们所继承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受到了过去的局限性所加强于我们的负担以及不利的世界经济条件所产生的较大问题的削弱，我们并不打肿脸充胖子认为所面临的任务是轻松的。

并不只是我们反对我们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实际上外部因素打击了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出去产品的市场和价格继续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进口国家采取了保护主义的政策。由于强加了更艰巨——有时是一个社会所难以接受的——借贷支付条件，所以我们得到国际资金援助的机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随着国际利率的提高，债务也不断加重。

我们完全坚持遵守国际义务的原则，但是我们敦促提供援助的国家以赞同的态度看待有关减轻沉重债务负担的建议。我们一些兄弟的拉丁美洲国家提出来的把偿还债务同出口收入联系起来的观念显然是值得称赞的。

在今年向联合国所作的报告中，秘书长强调指出，许多国家倾向于用保护主义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我们同样对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倾向表示遗憾，并敦促大家执行一项全球法律义务原则，加强欠发达人民的发展。必须继续集中注意穷国的问题，制止准区域主义和大国之间的双边主义的抵消增长。

伯利兹自己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柱就是自由企业制度。然而，对于那一些相信这一制度的明智性的人来说，他们难以相信，这一制度仍然存在着不公正，因为工业化世界撤消了必要的援助和合作，多边经营机构将一些政治考虑引入资格标准，主权政府被告知必须接受外国强加给他们的宏观经济办法，不过正视世界借贷机构资金流动的仍然难以容忍的减少。

自由企业应该为发展的利益服务，而不是给我们脆弱经济的基础制造困难，更不是使得这些贫穷社会变得更加贫穷的工具。伯利兹等只有开发的小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不断地斗争，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抵抗一个越来越两极分化的世界中所内行的威迫等地理政治现实。

作为一个中美洲和加勒比小国，伯利兹的外交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内的需要，但应该建筑在以下的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政治多党制、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以及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抛弃私心，声援其他遭受同样困难、具有共同问题的小国。

这些就是指导着伯利兹和加勒比共同体其他成员之间关系的原则；由于共同的文化旅程、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殖民经历，我们和这些国家情同手足。我们承诺和我们的加勒比姐妹国共同行动，使得这一次区域集团更加有效、更加统一和更好地代表我们人民的理想。我们同样敦促区域外的国家进行合作，帮助执行一种使加勒比变成和平区的政策。

按照正常的发展来看，我们的利益和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我国政府并不同意任何地理决定论的理论。我们坐落在一个世界大国的所谓

势力范围内，但这一事实并不规定，伯利兹在其国际关系中的行动自由必须取决于任何一个外部国家的需要。

伯利兹和中美洲大陆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是尊重民族自决，主权以及所有人民在不受外来威胁和压力的情况下选择自由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权利。然而，我们已经自愿选择了完全赞同国会民主的原则，我们还满意地注意到，我们的美洲已经有了一种民主化、或者说再民主化的显著的倾向。

暴力仍然消耗着中美洲的精力，使得人民离乡背井，生活在无限痛苦之中。这种暴力是令人遗憾的，严重损害了我们热爱和平国家的能力，使我们难以为该地区恢复正常创造条件。

我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特别关心，因为许多难民为了逃离这些冲突，跨过边界迁移到伯利兹，使得我们本来就很缺少的社会和经济资源进一步减少，并可能制造严重的种族和人口紧张。

除此之外，该地区冲突发展的特征，即天生的仇视和猜疑也不可能永远不影响具有和平和稳定发展历史的伯利兹人。有些外部的大国企图利用历史和目前的条件，来在全球的东西方对抗中获得利益，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这种企图。

我们认为，当务之急必须是取得区域性的政治解决。我们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孔塔多拉进程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在伯利兹新政府上台以后的10个月中，我们的总理和他的内阁成员有机会和孔塔多拉国家的成员一起讨论了中美洲的发展事态，并交换了意见。在这些讨论中，他们一再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有必要最后成立一些机构，确保永久解决这一区域性的问题。

现在，冲突各方有必要迫切地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签署关于中美洲和平与合作的《孔塔多拉文件》的最后草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消除由人为的政治和经济理论造成的各团体和集团之间的分歧，才能够加强中美洲各国的主权和独立，

使我们的人民能把创造性的能力集中用于发展活动，确保社会的繁荣和秩序。

我国政府并不想使该地区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但考虑到危地马拉共和国对伯利兹领土要求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们认为，我们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是我们祖国的安全和防卫。

伯利兹新政府已经承诺，要以现实主义和灵活的精神来寻求和平和外交的解决。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年早些时候和危地马拉政府的官员进行了非正式的讨论，以找出这样一种解决办法，据即承认伯利兹的团结和我们维护目前和宪法的边界，并使其不受损害的权利，同时也能够满足危地马拉某些有关的安全要求。

然而，必须说明，伯利兹的独立是不可扭转的。这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个现实和合法的事实。如果不维护这一点，那么其他任何努力都是会起反作用和违反历史的。为了取得真正的进展，和危地马拉进行的讨论和谈判必须反映出这一现实。

危地马拉表现出了恢复民主和文人统治的迹象，伯利兹人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今后在和文人政府的讨论中，他们能够表现出理解和灵活。

要在伯利兹和危地马拉之间建立和睦关系，那么首先必须承认，这两个不同和主权的实体共有一个边界。双方都在进行努力，寻求改善其公民的生活条件。如果有一个和平、稳定和内部安全的气氛，那么就能够更好地进行这一目的。

我们两国之间的睦邻关系，以及相互谅解和尊重有助于消除妨碍着我们共同生活的障碍和猜疑。这就是伯利兹的立场。我们呼吁危地马拉当局积极地作出反映。

我们在安全问题上还有一个关心的方面，那就是我们社会中的一个污点，就是生产和走私毒品。我国政府坚决谴责这一种使我们深受其害的现象。

在过去的5年中，在美国不断地迅速扩大的消费市场的刺激下，伯利兹成了大规模生产和走私大麻的国家。我们充分意识到，对于我们的体制、人民生活的人种和道德方面、以及我们国家的民族和法制来说，这一反常行动所造成的威胁具有深远和罪恶的影响。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消灭这种贸易，并消除这种贸易带来的不稳定的危险。自今年以来，部队和警察联合行动成功地毁掉了八万多棵大麻作物和七万磅加工后的大麻。在我国，约有375人被指控经营大麻，迄今为止，已有288人被定罪。仅在过去的六个月中，四架在美国的登记飞机和十艘汽艇被我们的警察捕获并被我们的法院没收。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声称，伯利兹未能根除任何毒品作物时，我们感到十分的苦恼。说这种话就是散布最恶毒的谎言。诚然，我们与其他从事反毒品战争的国家主要是在我们自己的根除运动中使用什么方法等存在着意见分歧。某些国家硬要我们使用化学除莠剂对大麻作物进行空中喷洒，但迄今为止，我们宁可使用人工根除的方法，直到我们能使自己和我们的人民放心，空中喷洒的作法不会带来任何不能接受的健康或环境危险。我们正在采取能使我们作出这一决心的步骤。

这一立场使某些国家颇为不满，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不能让权力不平衡废弃小国根据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方式行事的主权。因此，我们今天必须站在这个讲坛上，并依照《宪章》，拒绝对我们发出的胁迫的威胁，即可能中断对我们的援助，并采取其他迫使我们过早地和以一种我们认为不适宜的方法行动的措施。

在一个更广泛的半球范围内，我国政府对伯利兹被排除于美洲国家组织之外感到遗憾。我们相信，现在阻挠我们成为这一重要机构正式成员的障碍将很快被清除。我们指望常任理事国成员能以智慧、政治家风度和责任感修改这一组织的宪章，以便适应半球团结和宪章制定者设想的普遍性精神。

我国政府对世界的看法使伯利兹有责任大声呼吁实行议会民主，在世界大家庭的国家之间进行相互的合作，并严格尊重我们平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我们相信用多边的方式解决我们作为国家和政治集团所面临的一些紧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认为，背离多边主义会削弱政治组织协调一致行动的有效性，并使我们当中的弱小国家享受不到联合行动好处。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这种背离特别令人遗憾，因为联合国的存在理由正是相互依赖性，这一点在建

立了战时同盟的《1942年1月1日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并在收编进该宣言的《大西洋宪章》中得到强调，实际上，《1942年宣言》是当今的《联合国宪章》的前身。

出于这种认识，伯利兹重申对我们参加的所有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义务，包括加勒比海共同体、英联邦、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尽管我们感觉到，有些国家力图将不结盟运动变成一个惯常地、刺耳地骂人的论坛，尽管我们认为这是无益的，然而我国政府认为，赋予不结盟运动生命的万隆精神和最初的原则仍然是世界和平的一种力量。

我国政府支持77国集团提出的并得到大会批准的最初的建议，该建议呼吁建立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要目标对伯利兹显然是有关和重要的，因为我们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共同的问题和共同的关心。

伯利兹保证进行充分的合作，努力使发达国家相信，整个国际社会的繁荣取决于其组成部分的繁荣，这一代和下一代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福利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的合作。

伯利兹人深切担忧的是，当我们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并欢呼本组织取得的许多成就和对出现的世界秩序产生的积极影响的时候，我们也在纪念纳米比亚人民被剥夺自由和独立权力四十周年。

我们感到痛苦的是，国际社会根本无力对南非白人统治者施加有效的压力，以迫使它们放松对南部非洲黑人命运的束缚。

各国本着对南部非洲的事态施加影响以摧毁道德上腐败和国际上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权的立场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不管多么小，不管多么晚——实际上体现了对大多数黑人进行掌握自己命运斗争的实际支持。

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种族隔离南非已经失去了被当作是国际社会一个成员的权利。必须加强所有旨在孤立该政权的措施。那种认为强制性、有效的制裁只能恶化已经受苦受难的南非黑人的苦境的论点是荒谬的，说得好听一点是以恩人自

居，说得难听一点是使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永久化不采取行动进行辩解的不正当的借口。

我们同样强调有必要维护南大西洋福克兰群岛居民的权力、东帝汶和西萨哈拉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返回自己家园的权利和以色列在安全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渴望和平的黎巴嫩人民的权利、阿富汗人民重新控制自己土地的权利和柬埔寨人民重新确定其主权的权利。

我们觉得富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直是许多世界主要文化摇篮的近东和中东今天竟然是如此多紧张和冲突的所在地。必须停止这种不讲情义的行动，例如那种使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的行动。

最后，我们呼吁立即采取行动，以减轻所有那些遭受饥饿、饥荒、沙漠化和疾病的人的痛苦。

毫无疑问，那些四十年前在旧金山制定了《联合国宪章》的英明人士曾想到了一个不完善世界的演变。他们预见将出现不和谐和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宪章》强调解决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四十年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基本的目标仍然会变。

刻不容缓的问题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会不会再生存四十年。因此，我们呼吁所有成员国将这一四十周年变成重新作出承诺和重新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更加兢兢业业地为外交解决，但不是军事胜利、为人类的安全而不是核优势而奋斗。

伯利兹坚持认为，只有在联合国系统的原则和一贯做法以及争取全球和平的多边途径中，我们才能找到避免歧视性前景——人类的最后黄昏的最好手段。

下午5点10分散会。